

张庆桑 金朝培 著



金沙玉簪



5

人民出版社

金沙玉簪

张庆柔 金朝培 著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7.875印张 插页2 176千字

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720册

ISBN 7-219-01426-0/I·413 定价：2.85元

献 给

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滇桂黔边区
纵队第七支队各民族的同志们

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，有了很大的成绩，这表现在各大城市中争取了广大的工人、学生、教员、教授、文化人、市民和民族资本家站在我党方面，争取了一切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站在我党方面，抗拒了国民党的压迫，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。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（闽粤赣边区，湘粤赣边区，粤桂边区，桂滇边区，云南南部，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）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，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三万余人。

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1238页）

云南解放后，曾发生原已被迫宣布起义之李弥、余程万两军的叛变行为。我云南人民武装及二野一部曾协同卢汉将军进行保卫昆明的战斗，旋

以四野二野各一部由广西赶赴滇南，因为云南有广大的解放区，有久经锻炼的人民军队，有有组织有觉悟的解放区人民，在他们的有力地协同和支援之下，才能迅速地扑灭了李余两匪的叛乱。

（邓小平：《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》）

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一日

在党的领导下，滇桂黔边区纵队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，已开创了滇东南、滇西、滇西北、滇南等广大的根据地，武装力量已发展到三万多人，形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。

（陈赓：《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》）

1

淘金渡左近的枪声逐渐停息。哈巴雪山和金沙江之间的谷地里，到处遗弃着敌尸、死马、枪弹、驮子、粮秣以及衣服什物。身为民族团团长兼政委的金沙玉簪，骑着一匹迎鞍鬃修剪得很整齐的枣红马冲了过来，正指挥藏族骑兵队向南面江湾处作最后的冲击，扫荡溃逃的残敌。她的背后，紧跟着女子警通班的班长苏苏。

到了一片虎尾松林丛的边缘，突然钻出八个衣服褴褛、蓬头垢面的人，这几个被鞭打和苦役弄得满腹冤仇的汉子，挨肩接踵站在那儿，挡住了她的路。

“女团长，收留收留我们吧！”其中一个伸开右手指着他的同伴，用不纯熟的汉话哀求说。

金沙玉簪猛勒马缰。嘴角喷着白沫的枣红马被勒得提起前蹄，它昂然高耸的鬃毛立刻竖立起来，仿佛一把巨大的靴刷。战马用急骤的动作不断甩动脖子，竭力想摆脱那坚硬的马嚼铁，直到在原地兜了两个圈子才停下来。

“你们……”金沙玉簪目光炯炯地扫视着这些不速之客。

“我们都是这里淘金场的金伙子，”原先说话的那个人又指着江西岸围着铁丝网的一排排木板房和土洞：“在那座地狱

里，我们的魂快被熬出窍啦！”

金沙玉簪从马背弯下身子，看清这八个人都是青年。她见带头说话的那个人，穿的是一件已经变黑的白布对襟上衣和套在外面的小黑褂，便改口用白族话问：

“你是白族吗？”

“是。”披小黑褂的青年垂下双手回答。

其中有三个人穿“楚巴”^①和毡靴。金沙玉簪又用藏族话问道：

“是藏族吧？家在哪里？”

“不错，是藏族。我们三个都是从中甸逃出来的‘朗生’^②，没有家。”一个藏族青年答道：“我们没有料到，逃离虎口又钻进了狼窝！”

站在马头右边的两个人不同，他们穿右开襟短衣，用青布缠头，头顶留着一绺叫“天菩萨”的头发，左耳戴黄耳珠，左前额上扎着长锥形的“英雄髻”。其实，他们的衣服全破了，只有几块筋片垂到肚脐那儿。江面上一阵夹细沙的旋风突然呼啸着吹刮上岸，两人身上那些筋筋吊吊的布片，就被吹拂得飘舞起来，他们挺了挺脖颈，移动了一下脚跟，用双手把布片箍拢在肚子上。

“是小凉山来的彝家人吧？”金沙玉簪改用彝族话问。

两个彝族青年弯腰深深鞠了一躬：“我们是被‘勒俄’^③卖到淘金场的锅庄娃子^④……”

锅庄娃子后面还有两个人。这两个人光着上身，下身用

① 楚巴：藏族男人穿的衣服。

② 朗生：解放前，藏族地区没有人身自由的家奴。

③ 勒俄：小凉山的彝族奴隶主。

④ 锅庄娃子：彝族头人家中的家奴。

一块麻布片围着，眼神显得有些害臊。没等女团长开口，他们就用纳西话简单诉说了自己的籍贯和来历，并提出了参军的要求。

“可以，小伙子们，没功夫了，”金沙玉簪用发烫的手枪指着前面山半坡的碉堡：“既然要参军，你们去把上面那挺机枪给我抬下来！”

“可我们没有武器呀。”藏族青年说。

金沙玉簪指指身后的旷野：“到草丛里自己去捡吧……”

前面坡上的碉堡，是淘金场护场队的滩头碉。它里面的重机枪，这时正疯狂地喷吐出一条条火舌，阻挡着藏族骑兵队的进攻。

八个金伙子跳跃着，奔跑着，很快都捡到一件各人称手的武器，然后从左侧向碉堡迂回上去……

山坡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和阵阵怒骂声。紧接着，在碉堡后面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恶斗。只喝一碗酥油茶的时间，那里就静下来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刚刚入伍的这八个民族战士，便抬着一挺玛克辛重机枪和几箱子弹，从山坡跑下来。

金沙玉簪非常高兴，她取下帽子，扇着汗淋淋的额头和脖子。只有在这种时候，可以清清楚楚看出，这位名震滇西北、统率千军又兼任政治委员的女团长，原来是一个正处在黄金年华的姑娘。她美丽而不娇柔，聪明而又刚毅；一双深沉的水灵灵的大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泛着红晕的面庞以及齐耳的浓黑短发，都给人一种青春焕发的印象。如果留心的话，在那双经常握枪挥刀的手上，会发现她在过去年月里被风霜忧患所留下的痕迹。

金沙玉簪不断拍着鞍头，对紧跟在她身边的苏苏说：

“是些好汉子，够格！你说呢？”

“不错，是些中用的男子汉，不是软虫！”苏苏开心地笑着回答，顺手勒勒马缰，把望远镜递给她。

金沙玉簪从望远镜中分明看见，骑兵队正在江湾处兜捕到处乱窜的敌人败兵。

“噢——嘿嘿！”“噢——嘿嘿……”骑兵们呼啸着，挥舞着光闪闪的马刀。

金沙江的西面，纳西族营和白族营正从几道山梁的斜坡上押着俘虏往下走。作为团预备队的彝族营，在攻占淘金渡后就开始打扫战场，搬运战利品……

解放淘金渡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。金沙玉簪以愉快的心情记下了这个时刻：1949年5月7日正午。

她有心叫苏苏也记住这个取得重大胜利的日子，故意问道：

“今天是几月几日？”

苏苏想了想：“彝历^①三月二十七日。”

“哪一年？”

苏苏羞赧地摇摇头：“这个我就不知道啦！”

“你以后应该学会用阳历记年月日，”金沙玉簪说：“你还要学文化，我们政治处的红云干事就是老师。你不是和她很要好吗！当然，还有宣传干事董瑶。他们两位都是学问家呢。”

“团长，可我至今连自己的年龄都不知道！”苏苏有些悲怆地说：“我模模糊糊记得，我家门前有条光亮光亮的大河，不是小凉山那些层层叠叠的山头。我还记得，我小时候是用

① 彝历：彝族人民创造的一种历法。这种历法以十个月为一年，以三十六天为一月。

碗端着米饭吃，不是用手抓烧洋芋……”

金沙玉簪怕再谈下去会引起苏苏伤心，立即插了话：“这些都是黑彝奴隶主的罪过。关于年龄，以后有空，叫红云给你推算吧。说不定她会算出来的呢。”

金沙玉簪发觉自己由于高兴，和苏苏说了些与战斗无关的话。她不再说什么了。她在马镫上站立起来，重又举起望远镜。通过明亮的镜片，收在她眼底的是：哈巴雪山巍峨陡峭的雪峰直插天际，闪着银色的光芒；金沙江宛如一条洁白的素绢，绕过雪山脚下，由北向南奔流。江两岸狭长的河谷地带，零散地座落着藏族的平顶庄房、纳西族的松木小屋……

八个金伕子来到金沙玉簪跟前。那挺缴来的重机枪拖着一条长长的弹带架在路边上。他们个个神气活现，再不是原先畏葸不前的神情了。

“好啊，小伙子们，干得不错，要给你们记功！”金沙玉簪赞扬着问道：“淘金场的人就你们几个吗？”

“我们的伙伴多着呢，有九十多个！”光着上身，肩上挂了一支七九步枪的纳西族青年这样告诉她。

“他们现在在哪里？”

纳西族青年指着后面雾罩已经散开了的黑郁郁的大山梁子：

“都在森林里头。”

“他们怎么不和你们一起来？”

“都……都……都没有裤子！”纳西族青年又害臊了，他看看同伴，吞吞吐吐地：“听说你是位姑娘团长，大伙都不……都不……好意思……”

金沙玉簪双眉紧蹙着，她把每个人都看了一遍。

“他们的裤子呢？”

“看淘金场的老黄狗怕金伙子逃跑，十个人才给一条裤子，还是要到江边背水的时候才准穿。”头顶留着“天菩萨”的彝族青年插话解释，他说得很伤心，“我们连当锅庄娃子都不如哪！”

“那你们身上……”

“这是大伙儿凑合起来的，我们代表大家来见你……”

听了这些话，对阶级兄弟的同情心和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心交织在一起，金沙玉簪一双秀丽的眼睛睁得很大，光芒逼人。不过，她的口气仍然很平和：

“你们今天就把藏在山林里的那些兄弟喊出来吧。淘金渡这一仗缴获敌人的东西很多，有足够的衣服裤子发给他们。你们还要明明白白告诉那些兄弟，愿参军的可以留下，愿回家的我们发给盘缠。愿走愿留，完全自愿。”

八个青年听后显得非常高兴。

有点灼人的太阳，高高地挂在天的正中。江两岸此起彼落，响起了阵阵欢呼声和歌声。金沙玉簪知道，这是各民族战士在庆祝自己的胜利。由于心情愉快，她想起一件无关紧要却应该问问的事情，便对几个新参军的青年说：

“先前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团长？”

左前额扎着“英雄髻”的彝族青年说：“你身上披着我们民族的‘察尔瓦’^①……”

“唔唔，是这样。”金沙玉簪扭头看看自己的黑披毡，笑了。

腰围麻布片的纳西族青年补充道：“你骑着我们民族金山种的枣红马……”

① 察尔瓦：羊毛做的黑色披毡。

金沙玉簪抚摸着战马的鬃毛：“这倒是事实。”

“你的鞍桥下面，垫着我们民族的花毡毯……”脚蹬毡靴的藏族青年接话说。

“这也是事实，”她点点头，“难道还有什么依据吗？”

身穿白布对襟上衣、外套小黑褂的青年，从机枪脚架那儿走拢来，兴高采烈地说：

“女团长，你骑马时，脚下踩的是连环菱形的铜马镫——只有白族才用这种鞍具呢！”

金沙玉簪听了既惊异，又高兴：“小伙子们哪，你们的眼睛真象野猫子一样尖。不过，这些都不足为凭呀！”

“我们的凭据，就是各种各样的传说。”

“啊！传什么？说什么？”金沙玉簪吃了一惊，接着又回头喊苏苏：“关于我，他们还有传说呢。你也来听听……”

“在淘金场里，你的名字象春雷一样响，”八个青年这样告诉道：“藏族金伙子认定你是珠穆朗玛圣母下凡，是一个地道道的女‘博巴’^①；白族金伙子流传你是段赤诚^②身边的玉女出世，是位救苦救难的真‘白尼’^③；纳西族金伙子说你是法力无边的甘穆^④显灵，会把雪山的冬天变为春天；彝族金伙子就更肯定你是小凉山‘龙树’^⑤的女儿回到了人间，要给千千万万的奴隶打断锁链……总之，大伙都把你传成自己

① 博巴：藏族的自称。

② 段赤诚：白族民间传说中的英雄。他斩蟒救民，后升为天神。

③ 白尼：白族的自称。

④ 甘穆：纳西族传说中主宰人口兴衰、农业丰歉、牲畜增减以及妇女体态、容貌美丑等的女神。

⑤ 龙树：小凉山彝族无专一宗教，盛行万物有灵。山上最大的树，叫龙树，常常成为禁忌崇拜的对象。

民族的仙女、神女，经常争论。后来大家总算统一了想法，一致承认你是我们各民族的女英雄。我们心想：既然你是我们各个民族了不起的人物，你身上定会有各个民族的穿戴饰物。所以，先前在虎尾松林边那里，当我们一见到你披着‘察尔瓦’，骑着金山种的枣红马，我们就辨认清楚啦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金沙玉簪越听越觉得离奇，这些纯属添枝加叶的传说和偶然的巧合，竟使她忍不住放声大笑了，她擦拭着笑出来的眼泪说：“我哪是什么仙女、神女啊！我不过是个每天要吃饭、要喝水，将来也要死的凡人。说到过去，我也没有在天堂里快乐过，同样是在地狱里挣扎。我和你们一样，曾经当过奴隶；参军时，是个藏族‘黑骨头’^①的女儿，说准确一点，是个汉族铁匠的女儿。我没有这么稀奇！你们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无中生有的神话。要想翻身解放，要信共产党，共产党才是搭救我们劳苦人的大救星……”

金沙玉簪的笑声和她对自己身世的道白，使几个青年听了感到非常惊愕。

她和他们正说着，藏族骑兵队向淘金渡返回来了。队伍的前面，有个人飞马挥刀，他的长袖在身后飘舞，远远看去，仿佛一只雄鹰正向猎物俯冲。

“尼玛！尼玛！”金沙玉簪喊道。

对方没有听见，仍在快马加鞭。苏苏立即接着喊：

“尼——玛——队——长——，尼——玛——队——长——”

尼玛终于听见了，只见他迅疾勒转马头，呼啦啦从斜刺

① 黑骨头：解放前，西藏地区铁匠是最低贱的人，被称为“黑骨头”。

里冲过来。到了跟前，他跳离鞍桥：

“金沙团长，叫我有事吗？”

金沙玉簪指着三个藏族青年：“淘金场跑出来的，解放淘金渡有他们一功。他们志愿报名参军，我已经批准。现在分配在骑兵队，你把他们带走吧！”

青年们终于看清了这位威武的骑兵队长。他膀宽腰圆，高大健壮，脸上闪着红光。他的两道浓眉，象镶在眼睛上面的两把小篾刷，说话的声音，如铜钟一般震响。他的头上，戴着金黄色的狐皮帽，身上穿青色楚巴，脚蹬牛皮毡靴，靴统口扎着红绸带。与众不同的是，他的狐皮帽正中，用红布缀了一颗五角星。

听了团长的介绍，他走到三个藏族青年面前，每人迎胸给了一拳，又捏捏他们的肩膀。

“唔唔，身板硬朗呢！”他粗声大气地称赞着，随即又问：“会骑马劈刀吗？”

“象你一样，从生下来那天起，马背就是我们的摇篮！”一个青年挺了挺胸脯回答。

另外两个藏族青年接着说：“劈马刀倒是不会，不过可以学，我们生就这样一双粗胳膊，砍起马刀来，力气是足够用的……”

“好哇，那就走吧！”

三个藏族青年显得很高兴，他们恭恭敬敬地向金沙玉簪敬了礼，跟上尼玛队长走了。

见伙伴一走，剩下的几个青年着急起来，他们的视线紧随着尼玛队长，喃喃说道：

“那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
“别忙，”金沙玉簪还是记挂着那件事，说：“你们先把机

枪抬到江边，然后就到林子里去，找到那些兄弟，把他们统统叫回来。不，就说是我请他们到淘金渡来！”

青年们听了很振奋，他们向她鞠躬致意，有两个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

他们走了以后，金沙玉簪又告诉站在不远处持枪警戒的苏苏：

“回到团部，你立即通知后勤处长，叫他准备下一百套衣服……”

“还有帽子、鞋子。”苏苏补充说。

“对，尽量凑够这个数目。”

女团长勒转马头，让牲口缓缓走着。她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，微笑着。她现在想的是胜利，是丰硕的战果：毙、伤、俘敌数字，成堆的武器弹药，大批军需粮秣……这是战前多少个夜晚梦寐以求的东西啊！她取下灰色的八角帽，望着江流的方向：江水浩浩荡荡向南流去，翻滚着的波涛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接着，她脑海中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战斗，更大的胜利。她觉得自己的心胸扩展开来，不由自主地抖动了缰绳，让坐骑又开始奔驰。在呼呼的风声中，她的察尔瓦飘飘荡荡。迎着灿烂的阳光，迎着清新湿润的空气，她的全身、她的洗得发白的灰色军服、她的头发，沐浴在光波岚气之中。她觉得自己在飞，仿佛驾着彩云在金沙江上飘然遨游。

吃过晚饭，金沙玉簪正等待各营来详细汇报战果。苏苏却向她报告：

“淘金场的那些人回来了！”

“走，去看看。”她迫不及待地打好绑腿，结扎好腰带。

银色的沙滩上，闪烁着千千万万粒沙金。金伙子们聚集在这里，显出黑压压的一片。他们大多数人坐着，也有的抱

着手蹲着，只有少数几个人在水边走动。看见金沙玉簪从渡口那里拐过来，他们急速地向水中挪动，并且互相传告着：

“女团长来啦！女团长来啦！”

金沙玉簪从岸上急匆匆往下走。苏苏赶上来劝阻说：

“团长，不要下去啦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都赤身露体……”

金沙玉簪毫不犹豫：“这有什么要紧！自己受苦受难的兄弟！”

她越走得快，金伙子们往江水里也越退得快，有的干脆站起来向水深的地方奔跑。

“站住！站住！”她耽心一直后退的人被激流冲走，大声向他们喊叫。

金伙子们总算停止退却了，他们都让江水漫到自己的腹部和胸部。

金沙玉簪来到江滩上。傍晚汹涌的惊涛，发出震撼人心的响声，飞溅着白色的泡沫。她看着泡在水中的金伙子们，个个蓬首垢面，肮脏黧黑，这使她想起黑森林中那些被无情砍伐了的树桩。

“同志们，我来看看大家……”金沙玉簪开始讲话。

金伙子们注视着她的眼睛，是那样深沉幽黑，她的面庞象粉团花一样，是那样鲜妍动人。

“女团长，”一个藏族金伙子被感动得哭了，大声说：“作为男子汉，在你面前，我们感到羞耻……”

从他的话里，特别是从他的口气里，可以听出一种抱歉的意味，仿佛是在请求女团长同情他们的处境，但同时又不要讥笑他们这种近乎失礼的行为。

“当我们身上天天都增添着鞭痕的时候，赞丹，还讲什么体面啊！”另一个藏族青年向最先讲话并哭了的金伙子说。

金沙玉簪点着头，落落大方地说：“是呀是呀，这不是我们大伙的过错，这是国民党反动派、领主、头人的罪恶！现在首要的是，我想问问大家，是愿参军还是愿回家？”

“我哪里有家呀！”站在前面的另一个藏族金伙子说：“我五岁死了阿爸，七岁死了阿妈，我家三代都是朗生……”

一个彝族金伙子接上说：“我从一记事就是‘锅庄娃子’，连个火塘都没有！”

“我们愿参军，女团长！”一个纳西族金伙子高高地举起了手。

一个白族金伙子往前走了几步，水退到他的腰部，可以明显看出，他的腰上围着一圈树叶。他挥着手：

“女团长，你不要问啦，发枪给我们吧！要不，发把刀也行，打起仗来，我们一定会把那些仇敌剁成猫食……”

“我们愿参军！我们愿参军！”回答的声音越来越响亮。只一刻儿，“参军”、“参军”的吼声掩盖了江水的咆哮。

金沙玉簪满心高兴，她的脸上放着红光，看去象是半透明的样子，特别是当她把头发掠到耳后，露出圆圆的耳轮，更显出豪放和飒爽的神态。她正想对金伙子们再说几句话，后勤处送衣服的人来到了江滩上。

“团长，我们走吧，”苏苏说，“他们泡在江水里可冷呢。”

金沙玉簪又给送衣服的人交代了一番才转身离开。

上了江岸，她对苏苏兴奋地说：“我们的队伍又扩大啦！”

“我数过，足足九十八个人。”苏苏回答。

夕阳西下，万道金光洒在江面上。淘金渡渡口的一棵虎